

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一

書纂修五朝史傳後

韓林兒郭子興

帝王之興必有驅除豈不信哉林兒一牧豎爲羣盜所
推假故宋名號雲擾北方與元人相搆拒太祖乃得從
容締造創漢平吳以成帝業資其力亦良多已太祖初
奉亳都受其官爵史臣雖諱之然其事雜見諸傳記不
能沒也子興行事無足道顧能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資
之雷雨其智識有過人者廟食世世弗絕宜哉

陳友諒張士誠

友諒擁勁兵居江楚上流士誠據三吳財賦之地區區建康介其間力僅而能禦然而卒皆殲於明者無他友諒猜忍而士誠驕惰無立國之規故也明興所與喋血鬪者惟漢及吳餘皆折筆管之耳嗟乎使兩人者不自僭竊得真主爲之驅馳其功伐可勝道哉

明玉珍方國珍何真

元失其政閭巷小夫非有過人之才皆得乘時草竊各據一方及乎真人在位王師一臨風驅席捲乞降恐後日月出而燭火息豈不然哉玉珍治蜀制度文儀彬彬有可觀者亦一時之雋也何真越在嶺海歸命中朝庶

幾明哲之士國珍叛服不常首鼠前却得這刑僂幸矣

擴廓帖木兒

蔡子英

陳友定

伯顏子中

擴廓於元外破剽賊內討叛臣功亦多矣及受命南伐
頗乃措農西疆拏兵不解至於坐失中原亡人家國是
有罪焉元亡之後收拾餘燼百挫而氣不衰勢窮力敝
間關萬里以歸故主其於始終之茲殆庶幾乎友定爲
元守土有死無二有烈士之風焉千英子中區區辟命
之士慷慨殉義蹈死如歸惟忠臣能知節士故附著之

徐達

子輝祖增壽

常遇春

子茂昇

太祖取天下獨定金陵戰鄱陽身履行陣自餘征伐大

抵皆徐常力也中山功蓋天下守之以謙求諸勲臣殆
難其匹開平初頗好殺旣奉太祖教誠持軍凜凜不妄
戮一人諸功臣以百數才略意度無如兩將軍者太祖
遇之亦殊絕嗚呼茲其所以能將將歟

李文忠

子景隆

鄧愈湯和

岐陽以肺腑之親早踐元戎剖符胙土所謂攀鱗附翼
者非耶乃其援諸全擣應昌自中山開平而外功未有
高焉者也寧河持軍嚴整以守爲戰非惟名將實亦牧
民之良東甌達變識時處不忌之地而身名以全智矣
哉

沐英

太祖封諸勲臣衆矣或及身嬰禍或一再傳而絕其剖符受土延十餘世者惟中山黔寧爲然黔寧名雖藩臣實則君長一方視中山尤盛跡其威制百蠻屏藩王室功亦懋矣迨於末造猶能闔門抗節矢死不渝聲被遐方名垂史冊嗚呼斯無愧世臣者歟

馮勝兄國傅友德廖永忠

三將軍竝有方面勲才略亞於六王勝時以小失被呵譴友德始終無過經胡藍黨禍之酷嶮然無染可謂至難乃卒不保其終烏盡弓藏帝於是爲少恩矣廖永忠

沈林兒以逢上意卒用致辟巧詐不如拙誠與樂羊吳起之事何其相類也

藍玉

曹震張翼張溫
陳桓朱壽曹典

太祖起田間資羣力以有天位天下既定功臣徹侯連
歷受戮嗚呼烈矣哉顧當時將帥皆草澤之雄習於桀
悍能以禮自完者尠矣藍玉之事不無悲焉傳曰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况乎涉背逆之迹者哉然被誅者至萬
五千人謂無冤濫難矣

吳良

弟楨耿炳文郭英

五世孫勛康茂才

子鐸

語云善攻不如善守士誠兵至剽銳良炳文守孤城扼

其喉使不得進太祖以全力角漢而吳人不得以一矢遺江東者二人之力也開國勲臣傳世久長者惟武定一侯與中山黔寧鼎峙斯亦忠謹之效非直內連戚畹而已也茂才出奇誘敵坐殲強寇所謂伐謀者非歟

華雲龍華高韓政曹良臣仇成張龍吳復周武
胡濬張赫張銓

龍翔於淵雲霧從之升降真人起田間農夫牧豎皆得依日月之末光策勲開國非遇其時而能然哉淮安廣德諸列侯非有赫赫大功咸剖符錫券傳及苗裔當日酬庸之典良不薄矣不再傳輒失爵豈其後嗣之皆不

賢歟抑文網之稍密歟方黨禍之列此十二人者幸得令終故類次於篇

顧時陳德郭子興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薛顯金朝興

濟寧以下皆勲封高第其功爲大將所掩不甚著要皆佐命之英也身沒之後顧乃列名黨籍何歟胡黨之發因李善長去惟庸死已十年爰書證據多出於隸人女子之口其皆可信歟况其身已死無左驗者歟太祖詔書具在爲類次其行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唐勝宗陸仲亨鄭遇春費聚趙庸黃彬陸聚葉

昇胡美周德興王弼謝成李新

太祖親角天下於羣雄之手諸健將屈力而臣之富貴已極乃萌逆節疑非人情顧其罪狀旣明則亦莫得而湔雪也豫章江夏爲子受戮史隱其辭定遠以下皆不
良死嗚呼此殆天之所以啓太宗歟

胡大海

養子

耿再成

張德勝

江興

趙德勝

附豫

章康

山兩勳

俞通海

父廷

玉弟

桑世傑

敬子

廖永安

丁

德興茅成張興祖

格子

濮英

興子

胡耿諸將竝太祖起兵時股肱爪牙奄惟鋒鏑不及覩大業之成傷已侑食大烝崇祠肖貌褒顯亦至矣遇真

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其他武臣死事可考於史者具錄而存之無使其無傳焉

李善長江廣洋楊憲

李善長際會興王無履軍陷陣之功徒以近密親信述其所以自見者非有奇謀深計也以武寧之勲勞文成之佐命猶不得總國枋而握權衡善長力小任重懼不克終焉太祖晚年動多猜忌即身退闔門難乎免矣况夫有自致之費耶若其蒙被反名則据手詔備錄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汪廣洋楊憲斗筲之器空致敗覆禍及其身非不幸也

劉基子瑒

世或稱劉基類張子房非也子房三世相韓而不忘韓
基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而歸太祖其所遇何殊耶子房
從入關導引不食穀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矣基不能遠
怨毒謂有周身之智則然歟然其籌策縱橫而執於正
古所稱豪傑之士也過陳平遠矣

朱濂葉琛章溢

子存道

太祖定金陵禮聘劉基朱濂葉琛章溢亦曰我爲天下
屈四先生濂以學術文章而不究其用琛之節所謂皎
皎者也基決策帷中佐興大業溢所就雖不侔於基而

功績著焉儒者有益於人國如此哉太祖之禮賢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陶安詹同朱升樂韶鳳劉三吾

太祖起細微無學術既登大位通貫書史明於古今此非獨天資聰睿亦親禮儒臣之效爲多焉陶安諸人當元之季抱遺經潛草澤無所知名一旦際會昌朝發抒夙學參贊制作黼黻太平俾有明禮樂文章麟麟炳炳方駕漢唐世謂儒者迂疎寡效然乎哉

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朱善鮑恂

張長年

太祖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蓋猶翰林學士之任侍帷

惺備顧問而已未嘗寄以軍國之重以故擢諸明經俟行長者爲之吳伯宗剛直不附屢獲譴責爲其難矣鮑恂張長年以遲暮見徵高尚其志可謂履道幽貞之士也是以君子有取焉

羅復仁

自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而攫珠玉者不問於是乎士無廉行久矣羅復仁郤絕域之驢躬巧者之器然卒爲人主所知優致醲賞旣久不衰其孰謂苦節不可貞與夫太祖之表復仁蓋亦以示勸也

安然

太祖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或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蓋有意於復古矣夫無其人則缺其官古之制也安然以勝國之降臣覲焉尸居此位史稱其歷中外達庶務所謂調四時而理萬化者然豈其人乎烏在其能復古也

滕毅陳修

李仁

吳琳

王克己趙好德

楊思義滕德懋楊訓

文費震

周肅張琬

周禎

世家寶周澆劉惟謙

錢唐端復初李質

黎單安仁

楊安

朱守仁

薛祥

明初設中書省大政出焉六部雖有尚書侍郎秩卑權輕驟用驟免十餘年間多至百十人率碌碌無所表見其政績可攷者數人而已夫以高帝之威嚴楊憲胡惟

庸之專恣諸人奉職循謹斯已爲賢安能有所建豎哉

劉松翟善

李信余
檉杜澤

范敏

茹太
素

唐鐸沈潛

溫前
卿開

濟秦遠

趙肅趙俊馮
徐本劉敏莫
天孫

楊靖馮堅凌漢藍子
貞鄧

文鏗解敏
嚴德珉

韓宜可

周勳政
歐陽韶

自中書省廢而六部之權重居其官者有宰執之任焉
太祖懲胡楊之弊總攬權綱事皆獨斷六卿惴惴奉行
而已無所建白然當創制之初一切章程品式規畫精
詳令後人可遵守則諸臣之材有過人者帝用法嚴廷
臣易以得罪保令終者蓋無幾人功名之際難乎哉

崔亮錢用任陶凱牛諒曾魯

秦約張衡
陳思道

張籍朱
夢

李叔正任昂李原名任亨泰門克新

儒者讀書攷古嘗有意制作之盛矣不遇其時類多寓諸空言若崔亮陶凱輩遭時開創身掌邦禮撫古證今損益措置以成一王之典豈非千載一時哉詳觀諸人之議禮博辨醇深原本經術視叔孫通之雜用秦儀鄭康成之旁引纖緯不啻過之爲畧掇其語著於篇

陳遇秦從龍葉兌范常潘廷堅了宋思顏郭景

祥李夢庚孔克仁詹彥中楊元泉阮弘道王濂毛騏子鑲

自古草創大業莫急禮賢得士陳遇謀畫無可考觀太祖禮數殊絕而遇始終不受官則其意度過人遠矣葉

兌規天下事如指掌顧不肯一爲世用所謂振奇之士
非耶自餘諸人或委身淮右或受任江左皆勤勞於開
國之初比帝卽位起兵時故吏多剖符裂土而諸人僅
有存者什皆不甚遠此豈其命歟抑才之不逮也悲夫

楊維禎危素張以寧程徐泰裕伯袁凱答祿與
權

傳稱興王所用多亡國之臣當明之初俊又盈朝而太
祖畱意元故臣詳延博訪凡宿名之士必羅而致之乃
已蓋汲汲乎欲用之矣然其至者亦無大建明或得罪
以去豈其名不副實耶抑帝初慕之而後輕之也觀於

危素和州之行則維楨之拂衣闕下有旨哉有旨哉

許存仁魏觀桂彥良李希賢張美和並汪叡趙

倣

王嘉會錢宰陳極王經

陳南賓蕭執陳觀蕭岐

師儒之官異於他職惟老誠端謹之士為宜若存仁輩皆一時之選也彼居其官則思實舉其職橫經發策抗顏而為師觀李希賢不難以櫛楚加諸王則師嚴道尊之意可風也迨其後講肄為虛名不擇人而任之欲求啓迪之益難已

李仕魯

陳汝輝

曾秉正葉伯巨鄭士利周敬心

進諫之難淺言之不足以悟主深言之疑於謗訕導之

使言尤不敢言况戮辱之乎李仕魯陳汶輝詆釋氏葉
居升論藩封皆深中忌諱故得禍最酷鄭士利指事明
辨僅不及誅曾秉正直言災異初見優容終亦及禍周
敬心言用刑太濫幸免其身嘻甚矣從來創業之主類
多寬弘盡下從諫如流至有以不殺諫官勒諸誓碑者
帝非惟不能褒獎又從而摧殘之迨其後嗣廷辱言官
恬不爲怪寧非開國者有以啓之歟

胡深孫炎王愷王禕吳雲熊鼎王綱

王名善
陳敬

天之生材不偶或階之亨途以成功名或措之危難以
彰節義其用一也開國之初英俊如林胡深孫炎輩雖

才氣過人令其趨事赴功亦頡頏諸將相已耳遭罹禍
變慷慨捐軀獨以節義垂名千載是固天所資以立臣
道之坊者也諸臣雖一時蒙難而英風勁氣久而彌光
遠而彌烈錫圭擔爵之榮殆未可同年語矣

葉旺

馬雲

蔡遷繆大亨何文輝徐司馬王銘郭雲

武德甯正袁義金與旺

費子賢

花茂子英周顯丁玉

王溥

明興置五軍都督府其左右都督秩在尚書都御史之
上蓋武臣之極地去封侯一階耳其指揮使世襲者傳
爵不異徹侯或長久過之當時從龍將士積功累代以

除此官者不可勝數也以其身為偏裨勲績無由特見
今採其行事粗可考者得葉旺以下若干人著於篇若
夫終明之世官督府者無慮數百人而其可傳述者不
少槩見則又何也

胡子祺

王作鄧

沂

陶廔

仲

彭

劉仕

豹

王

隨贊

黃

王宗

顯宗

王

觀

王

弘

道

同

歐陽

銘

徐

倪孟

賢

敏

楊卓

羅詹

俊

盧

熊

盧

弘

道

同

歐陽

銘

徐

倪孟

賢

敏

等
青文勝

太祖起自田間深疾貪縱吏為民害者追於御宇尤欲
澄清吏治郡縣拜除誠諭諄切賍私發露輒處以極刑

有司惴惴不保首領用法亦稍峻矣然而小民樂業公私康阜於時監司守令類能砥行立名卓然有可稱述若胡子祺以下諸人其選也夫馭吏嚴本以便民而使羣相勉爲良吏則吏亦甚便于產火烈之言有味哉

齊泰黃子澄

建文帝寬仁好儒孜孜求治羣下謀議兼收竝採使得賢臣爲之佐抑亦守成之令主也齊泰黃子澄首以削奪諸王爲事至使宗屬離心強藩藉口及其稱兵向闕既無豫備之規又乏制勝之術君亡統絕爲世悲憐誤人國家咎安屬也

方孝孺

死生之際難矣忠臣義士往往視死如歸非樂死也其所爭者大也殷周之際天下莫不曰以仁伐暴伯夷叔齊獨曰此以臣弑君也扣馬而諫甘糴左右之兵卒不食其粟以死曹操收漢已失之天下還獻帝而相之藥傑歸心焉諸葛孔明獨曰此漢賊也寧事窮亡奔北之昭烈盡力伐操至嘔血以死而不恤革除之事人或爲文皇寬曰是太祖子也迫而後起也方希直獨而詰之使辭窮理屈大書燕賊篡位至磔身湛族而不悔蓋亂臣賊子不旋踵破滅者人人能名其爲逆唯夫運窮數

極有大力者宴然取人國而傳之子孫而天人心或
幾乎變逆順之理或幾乎易獨賴一二忠烈之士大聲
疾呼以死爭之而綱常名義尚留一綫於天壤彼豈欲
成一身之名而已哉爲天下萬世計遠矣故曰所爭者
大也武王雖聖弑君之慚終不可掩曹操之姦今婦人
豎子皆能唾罵之而壬午六月之事吾知後有良史必
以篡書也事固有紕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者以萬世視
二三十年直旦暮耳區區成敗利害烏足較哉烏足較
哉

鐵鉉盛庸平安梅殷張曷謝貴

彭二葛誠余達
盧振辰杜

奇宋忠

彭聚孫泰

余瑛馬宣

曾小萬

朱鑑

瞿能莊

得楚

身旗張小馬王張倫

太祖末年元功宿將誅戮殆盡燕王無所顧忌遂以起
兵炳文景隆以數十萬之師收亡相踵燕人長驅勢如
破竹鐵鉉盛庸當創殘奔潰之餘憑孤城集義旅血戰
死守拒其咽喉而平安以偏師跳盪屢困燕王幾於鋒
刃相接燕師所以乍前乍却迴翔燕齊之境江東猶得
爲共主者四年此二三臣之力也世言建文帝一意右
文以故武臣迎降文臣死節由今觀之良然其效死
封疆及殞身行陣亦頗有可錄者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於人乎何尤

練子寧

黃觀

卓敬

陳廸

陳性善

彭與明

劉伯完

暴昭

侯郭任

陳植

景清

茅大芳

周瑞

胡閏

高廖昇

鄒

朴

古者褒厲亡國抗節死義之臣所以教忠勸後也成祖
憑其威強襲取大位戕殺忠臣備極慘酷辱及妻孥蔓
延宗黨或身已死又加追戮快一朝之忿亡萬世之規
立國如此歷年如彼豈非幸耶練子寧非主謀首事
者苟少自委蛇卽全身保族而甘蹈鼎鑊計不旋踵抑
何取義成仁若斯之勇決也夫國祚有時而窮而忠臣

義士名與天壤相敵文皇本殺諸人以鉗天下之口而後世之褒美諸臣者未嘗不詆斥文皇欲蓋彌彰其亦弗思耳矣

王叔英王良

高遜志陳忠

周是修

石煥程通

黃鉞

陳繼之韓永冀

恭業福張德明

戴燹程本立

曾鳳韶

王度王彬

崇剛魏

昆謝昇甘霖丁志方連檉林英董鏞

葉希賢

牛景先

黃彥清巨敬宋徵

樊士信

王良姚善陳彥回

葉惠仲松江同知石允常

蔡運顧

伯瑋

向朴張彥方鄭恕鄭華

王省陳思賢

明興禮賢勸士學者服儒衣稱先王人自振勵皆知忠孝節義之爲美矣迨於嗣王流風世篤帝雖在位日淺

而寬仁有餘嚮用儒生使人得以自盡是以革命之日
人多樂爲之死其文學臺諫之臣可考者自王叔英以
下若而人咸能從容慷慨捐生殉國自古易代之際忠
臣義士未有多若此者斯豈非崇儒典學之明效乎
然志節如諸臣令其不蒙國難所建樹殆未可量而區
區以一死成名培養之難而摧殘之酷傷哉

徐宗實

韓郁

高

高賢寧

程濟

周拱元

揚本

王璉孫鎮

劉亨周縉龔詡儲福雪菴和尚河西備補鍋匠

馮翁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樵梁山玉等九人

昔武王伐紂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伯夷叔齊逃之首陽

之孔子稱之士君子不幸而遭改命易祚之時苟無社稷軍師之寄隱遁以去此亦孔子所謂賢也徐宗實韓郁高巍高賢寧諸人當故君時能有所建自遜國之後或乞骸骨以歸或義不食其祿程濟王璉孫鎮孫亨等或放還或謫戍至於龔詡儲福以門卒戍軍有忠義之節下至沙門傭保之流毀形易姓潔身高蹈者不可勝數此其人亦皆天理民彝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而家庭骨肉之際推刃相戕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張統王鈍嚴震直郁新董倫王景張智張顯宗

薛嵩尹昌隆

世傳建文諸臣事往往失真如所云燕師入京張統卽
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
考諸國史殊非事實要之建文時大臣皆太祖任用積
年遴簡而遺之者其才能政績多可稱道使在平世不
失爲賢公卿不幸遭罹國變隕宗湛族之下不死則降
雖其屈節與輸誠歸歛者有間矣統之一死尤爲可悲
昌隆得禍之酷不減方練不死國難而死權臣有餘恨
矣

張玉

子輓輒弟信

朱能丘福張武陳珪李濬徐祥譚

淵忠孟善孫巖張興陳志唐雲陳賢王友王聰

火真

太祖封燕王於北平委之精兵良馬府中將吏莫非天下豪雋蓋將使之控北邊威絕漠也寧知一旦反戈南向而中朝莫有嬰其鋒者乎張玉朱能以下諸徹侯皆故燕山護衛與成祖爲股肱爪牙者得士如此羽翼已成而二三儒臣顧欲折箠笞之何可得也燕師出王輒在行間以故諸將功不甚著今以國史所錄叅之券辭頗有可紀者夫以張玉爲謀主而背鋒刃丘福爲元功而終隕沙塲毋爲戎首不其然歟

張信房勝陳亨懋徐理房寬劉才徐忠趙彝李

遠王忠郭亮陳旭吳成吳允誠李賢

靖難功臣封者降將居其半彼皆建文帝守土之臣燕師至輒以城降又爲之盡力致死視南軍如仇敵亦獨何心世言建文帝不屑意武臣以致莫肯報效而燕王雄武人多樂爲之用其或然歟若張信者首洩密謀以成國變功首罪魁斯之謂矣開國功臣延世者一公兩侯其後紹封四侯一伯八人而已而靖難諸侯伯與國存亡者十有八家又益之以定國公平江伯嗚呼豈非天哉

顧成宋晟劉榮鄭亨薛祿何福朱榮

郭義金玉薛彬薛貴

邊臣貴久任自古而然觀顧成宋晟輩畱鎮邊塞多者
二十餘年少者十餘年彼視治其鎮如治其家綢繆規
畫無所不盡而人主畱意邊事雖在萬里之外書疏往
返一如處分家事欲邊境無治不可得也諸臣雖多以
靖難功顯卒能爲國藩屏內修農戰外禦寇敵致令綠
邊之民飲食作息宴然無烽燧之警與開國功臣比隆
斯無愧矣

張輔李彬王通

文真柳升梁銘子

南交在荒服之外不隸中國者三百餘年文皇帝赫怒
輿師一舉而滅之旣郡縣其地內屬其紀忽焉淪棄

本其成敗之故則皆將帥爲之也張輔資兼文武有大將材李多雖能闢綏懷之道未聞繼以王道之庸懦擲升之矜懷喪師去地固其理矣論者謂如沐晟故事令輔示鎮交州得二三良牧伯如黃福者拊循其民雖百黎利何能爲變嗟乎諒哉

姚廣孝金忠郭資李友直

李

靖難諸武臣皆自起兵後宣力戎行至於首贊密謀先機發縱姚廣孝一人而已自古羊勝公孫詭左吳伍被之徒皆身爲顯戮而廣孝遭遇成祖裒然爲佐命元臣可不謂幸焉其請毋殺方孝孺使成祖能用其言則遜

國諸忠臣禍不至若是酷然而如廣孝者固方鐵輩所
恥與竝生者也金忠用日者進郭資輸欵最先李友直
陰泄國事雖致身榮顯其始進何可道哉

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胡儼

解縉英年奏書疏通剴切可方漢之賈誼同直內閣者
七人縉才最高片言安儲功在社稷橫罹讒酷竟天天
年命矣夫黃淮獻替有辭金幼孜篤誠一節胡儼長者
質直有餘文學侍從之臣在帝左右此其選也廣也容
容斯無足論矣

楊士奇楊榮楊溥

明初罷丞相事歸六部初以詞臣直內閣備顧問而已
惟士奇榮以名世之才居密勿之地裁決大政沛乎有
餘溥復繼之同心協德重爲人主所倚毗由是閣臣事
寄出尚書上駸駸有宰輔之職以三臣者皆相才能重
其官故也仁宣朝及英宗初年海內宴然稱治平者此
三臣之功然其器量各有所極故明代政治規模亦遂
若是而止嗚呼觀三臣所由柄用及後衰老至死三四
十年間國家盛衰之故可以見矣

蹇義夏原吉

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稱其仁魏徵不死建成

而爲唐名臣稱首以其異時功烈甚鉅足自益也若蹇
義夏原吉皆建文時大臣而委身新朝忠盡匪懈歷事
嗣主德業彌隆竝卓然有立於天下進退之際斯可無
譏焉耳矣以二臣之才之器非久於其位不能立功非
將順委蛇亦不能久於其位遭時則然復何道哉

宋禮金純藺芳陳暄

都燕而仰食江淮之粟海運險遠陸運煩勞非久便之
策自宋禮治北河導汶泗諸泉流載之高地以濟運陳
暄治南河疏清江鑿呂梁以脫河淮之險山是江浙湖
湘之舟安流達於京師歲漕百萬克物太倉至於今是

賴厥功偉矣。漕渠之成，創自會通，而膺子孫多賢世濟。其業與明相終始，以故平江之功尤著云。

黃福周忱

趙泰

黃尚書治交趾。凡十九年，周尚書治江南。凡二十二年。民服其教而懷其德，有由然矣。夫大吏得其人而民安之，無取乎數更更之。輒敗黃福不還交趾，不棄非虛語也。吳人之德，周文襄數百年，謳思弗絕。當時廷臣猶從而齟齬之，况其他乎？福仁心爲質，直道而行，忱權畧有餘，不詭於正，均之經國之良材，羊杜之匹亞矣。

茹瑞

王佐

李至剛、鄭賜、呂震、方賓、吳中、陳瑛、劉觀

永樂中，部院大臣自盛夏而外，率碌碌無所建明。茹瑺雖有長者聲望，風輪欵選輒已。甚至若陳瑛之慘刻，呂震之忤忍，吳中劉觀之貪縱，李至剛、鄭賜、方賓之卑瑣，斯所謂斗筲之徒，無足算者，而可以爲卿貳。數方黃鐵練輩，皆蓋臣端士。太祖所培植以輔後嗣者，文皇帝屠戮頓盡。至使立其朝者，皆小人，略無彌縫將順之益。不然，以帝之英明，得賢臣爲之翊佐，雖與永平貞觀比隆，可也。

師達 古朴 趙抃 劉季箴

蔣廷

劉辰向 寶王 彭儀

智絳 陳壽俞 士吉 楊砥 薛均 湯宗

成和天資雄武喜用材術之臣其旣也亦不免戮辱至
於老成篤實之士不甚見尊寵然卒能保其身名若師
達古朴諸人皆一時賢者班於卿貳亦不克顯有樹立
大抵循循奉職趨寡過而已夫當交際除忠烈之後士大
夫習爲醇謹以自完此亦世道之一變故夫士氣不可
以不養也

郭進黃宗載

鄭誠李敬

郭敦張本徐琦

李郁柴車鄭辰

魏源賈諒

丁塔凌如張奇曹翼

嚴本

呂升仰瞻

仁宣總攬萬機英宗之初政由內閣六官率屬以承事
又當隆平之朝謹守成憲以故六卿久於其位少所建

明然而操行純白流風篤厚文不足而質有餘有古良臣風烈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夫惟先民可永思耳

顧佐

邵北陳勉嚴升

熊槃

葉春

魯穆段民錢習禮吳訥吾

紳章敞

太祖痛嫉賍私之吏用峻法繩之而成祖時大臣乃多貪污不檢宣宗患其然擢用一二清嚴剛鯁之士使操黜陟之權剔垢磨瑕而後其風一變若顧熊魯段諸君子豈非天挺正人澄清頽俗者哉錢吳文學有餘吾章別歷著績要皆清修直節不磷不淄爲民坊表斯無愧矣

李時勉陳敬宗魏驥

李時勉直諫忤時瀕於九死晚任成均耿介彌甚失意
奄人白頭荷校夫先王臨雍師而不臣爲道存也棄道
亡師其何能國土木之禍有由來矣陳敬宗言規行矩
執節不撓真能以道自重魏驥歷事五朝終始清白年
登期頤爲國上瑞皆所云鉅人長德間世篤生者也

王直

曾孫思
龔達榮胡濼

王直胡濼皆受知成祖跋歷累朝至景帝時爲篤老舊
臣也先行成力主迎復可謂能持國是矣易儲議起乃
無一言儼然受師保之位得無謂事勢已成非空言所

能動耶龔遂榮以一武夫抗言國體之死不悔再申讜
論忠勇彌彰其視中朝大臣曾寒蟬之不若誠烈士矣
哉

曾榮

王英權謹沈度

弟榮鄒濟

陳仲完

徐善述周

述

弟孟

陳濬王汝玉梁潛

金問黎恬

董子壯

趙季

通劉淳蕭用道楊

徐旭

宋陳繼

成祖擇文學行誼之士輔導太子太孫以及諸王竝極
一時之選仁宗宣宗雅好詞翰親禮儒臣以故英雋輩
出若曾榮王英聲氣赫然公輔器也權謹用孝行顯沈
度沈榮清恬有守鄒濟鄒緝雅正自將其餘徐善述周

述之徒皆質有其文彬彬焉春華而秋實矣諸人竝以
宮僚致貴顯而王汝玉梁潛周冕橫羅寃酷金問園土
十年命之不猶人曷故哉

耿通周新陳諤戈謙虞謙戴綸

林長懋
羅汝敬

陳祚陳

循

直道之難行也遇英主且猶不免况其他乎成祖頗大
度而耿通深言骨肉之際周新忤權幸竝至殺身宣宗
外寬仁而內護前戴綸陳祚陳循振暴其短遂被僇辱
仁宗之於陳諤曲意優容戈謙虞謙旋貶而旋悔從善
如流幾於聖矣大抵人主之於諫臣加摧折焉則過彌

章而其人因以成名容而受之則適以成上之美君人者宜何取舍也

王驥蔣貴任禮趙安

明世文臣有武功致封爵者始王驥驥之雄畧寶冠一時惟是麓川遠在滇南撫勦一邊吏責耳而驥阿中人之意以興大師耗費無旣爲東南患苦者十數年雖剖符開國而功不償過君子有餘譏焉蔣貴任禮趙安竝夔喈健將皆從王驥立功以取封爵蓋自是武臣之權寢衰矣

韓觀山雲蕭授吳亮衛青王瑜巫凱

傑

蠻獠之性叛服不常利則攻剽困則走險其天性然也
韓觀山雲蕭授吳亮以精強敏練之材久鎮南服芟鋤
兇殘救寧邊境厥功偉矣然觀也絕世雲等功多不俟
好生惡殺將無天道然乎衛青勇以定亂王瑜忠以發
姦巫凱冀傑守邊鎮靜干城爪牙茲其選矣

夏時應履平萬觀何源李禎

蕭省身

徐永達

王琦高攀

趙忠王善

林碩

鄭珞蔡楨王公亮陳施吳楊梁觀

彭勗尤安禮陳士

啓黃潤玉王哲謝孚嚴烜

張翼唐舟陳憲吳昇周文

王愷孫

鼎

明初設布按二司準古岳牧之任秩比中朝卿貳黜陟

得自專成祖多選臺諫之賢而久次者爲之仁宗至書其姓名於門序朝夕省覽待之可謂重矣故一時監司多自刻厲爲功名風裁凜凜有足稱述迨巡撫設而方面之權輕保舉行而速化之門啓吏治駸駸淪其職矣

方素易劉叔苾

劉敏周原

芮麟謝子襄

黃信中陳永年夏升石啓

宗

張宗璉李驥劉謙黃子威

孫

陳本深

莫憲周

濟魚侃趙登劉永衡岳王昇范希正

張

葉宗行

劉孟雍朱瑄

許崇史成祖楊翰朱忠陳建貝秉燹

甯直曾泉

有明一代循吏莫盛于文昭章三朝之間其見於實錄者歲不絕書而天下祠宮志乘亦班班多有其人不可

勝載其時朝廷清明考課平允親民之官率多久於其
任例九載考滿乃得遷部民乞畱輒增秩賜金復還視
事居官久者或至二十餘年其視民猶家人父子也欲
不爲良吏得乎語曰三十輻共一轂夫欲天下之治平
其必於守令加之意矣

鄧真洪堪

土鐸黃

澤

戴同吉沈固曾鼎

孔友諒范濟

張

唐順蔣文

尹崧

高澤

等

國之將昌言路先開明宣宗以前號稱極治考其時凡
軍官賤吏以至走卒編氓皆得上章言事一令不便一
夫不獲輒自言於天子天子虛心採納欲不洽得乎自

太祖定章奏格式禁絕繁冗而言事者惟指陳時政不暇旁撫遠引故其文辭不能如古之闕麗然而切直有餘矣鄧真以下諸人事跡無可考就所建白亦足知其人之賢故彙次爲傳而同時言事者以類附見焉

汪河傅安趙秩陳誠

李暹李琦孟景賢湯鼎

明初諛譯之國東南盡海外百蠻西北極葱嶺可謂盛矣其時將命使臣皆在廷之選類能不辱君命若汪河傅安風節不減蘇武而趙秩陳誠諸人才辨亦亞隨陸彼奉尺一之書伸威萬里不煩一兵而遐荒折服其功烈有足多者語稱得十良將不如得一賢使不其然哉

劉儁

呂毅劉昱侯海馮貴

陳洽李慶

史安李宗助

高士文

韓政李曹鼎張

並鄺埜

王丁鈺

王叔

鄧榮

梁成

明宣英之際號稱治安而南有黎利北有也先中朝大臣遂多死事交趾之藥武臣喪師文臣殉難無可議者土木之變雖曰咎由宦監然曹鼎鄺埜等備位公卿不能贊決機務一聽中人指揮可嘉孰甚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主辱臣死亦固其分要其人有足傳者故敘次其行事而諸死難者以類附見焉

書西村集後

吾邑成弘以前少以文詞顯者惟史明古先生博雅通
古今喜議論爲文雄辨有體裁騷澁追古作者詩亦俊
朗可誦集刻於嘉靖初凡八卷其未刻者尚多余從其
家鈔得之共十二卷多於刻集可四倍雖未必篇篇可
傳然高出晚近人遠甚是宜全刻之以行世而其後人
秘而不出者蓋有故焉自史辰伯輩僞造致身錄言其
遠祖仲彬有從亡事而寡識者或信之然明古集中從
無一字稍涉及此其作曾祖清遠府君仲彬行狀始終
言稅長事作考友桂府君行狀明言三世相繼爲稅長

則仲彬固未嘗入仕而况從亡乎西村全集行則致身錄之僞不攻自破故以史氏子孫之多力足以刻此而不刻爲其害於從亡也以一時飾說而使其先人不朽之業錮廢不傳作僞之弊一至是哉余續修松陵文獻將於西村未刻集中多錄而廣布之庶令明古釋憾於泉下也

書金石文字記後

古金石刻不獨文詞之典雅字畫之工妙爲可愛玩而先賢事跡前代制度不詳於史者往往著見焉其有資於博聞多識不細矣而其爲物散在天地間日亡日少好古之士薈萃成書者十數家收之博而辨之精無若歐趙二錄歐錄之目千趙錄二千皆據其實有者籍記之他書循名泛列固不辨其存亡也亭林先師實甚好古遊轍所至旁搜博採著成此書惟就碑刻現存及收得拓本者錄之得三百餘通其數少於歐趙而考論詳核不啻過之夫今之去宋僅五百餘年而十亡七八則

過此以往又當何如以彼亡佚者爲可惜則其幸而在
者可不知寶重哉來夙有此好孜孜訪求所得有在茲
編之外并歐趙所未錄者不忍使其無聞謹附載於後
以見古碑之亡於通都大邑而闕於荒村窮谷者尚多
有之蒐羅表章無令泯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書杜詩錢箋後

牧齋學問闕博考據精詳家多秘書兼熟內典其箋杜也鈎稽奧義抉摘異聞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誠有功於少陵矣其斥舊注之病數條尤爲切當但錢氏求新太過亦時有此失如以黃河十月水爲櫃蓋之水塞蘆子非壅塞之塞以煎膠續絃爲美饌愈疾以范叔歸秦爲欲去國忠以鬪張耿鄧爲自喻以前後三持節爲杜鴻漸種種曲解皆迂僻難通所謂目覩秋毫不能自見其睫也然文義小失猶無大害唯其自矜獨得所云鑿開鴻濛手洗日月者乃謂少陵大不滿於肅宗多

所譏切洗兵馬收京諸作皆刺詩鶴駕龍樓朱虛商老
兩宮警蹕一德興王文公賞從禹功命子種種無非譏
諷此則傷教害義之大者謬說流傳或至壞人心術余
故一一標出欲讀者毋昧其甘而忘其毒也

兵車行箋

詩中止言防河營田關西青海無一字及南征何必牽
引南詔事耶且云國忠方貴盛不敢斥言故錯互其辭
夫詩中已明言武皇開邊不避天子而避權臣姦矣

塞蘆子箋

詩意以延州守備單弱恐思明輩從草地乘虛襲取故

思塞蘆關豫防之策非

洗兵馬箋

洗兵馬一詩乃初聞恢復之報不勝欣喜而作寧有暗
含譏刺之理上皇初歸肅宗未失子道豈得預探後事
以責之詩人以忠厚爲本少陵一飯不忘君卽貶謫後
終其身無一言怨懟而錢氏乃謂其立朝之時卽多隱
刺之語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爲牧齋歟

天子之孝在乎安國家保宗社明皇旣失天下肅宗起
兵朔方收復兩京再造唐室其孝亦大矣晚節牽於婦
寺省覲濶疎子道誠有未盡若謂其猜忌上皇并忌其

父之臣有意剪鋤則淡文矣移官倉卒上皇不樂容或有之幾爲兵鬼之言出自力士傳釋官片語乃撫以實肅宗之罪至比之商臣楊廣論人當若是耶房瑄雖負重名而鮮實效喪師辱國門客受賕罷相亦不爲過子美論救固是爲國惜賢雖蒙推問旋即放免踰年乃謫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瑄黨亦臆度之辭耳子美大節在自拔賊中歸行在不在救房瑄也錢氏直欲以此爲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帝明末黨人多依傍一二大老脫有失路輒言坐某人故牽連貶謫怨誹其君無所不至此自門戶習氣杜公

心事如青天白日安有是哉以此推之牧齋而秉史筆
三百年人物在抑必多絳雲一炬有自來矣

問寢小注

靈武卽位昔人雖有遺議子美旣奔謁行宮備官禁近
寧當矢口刺譏鴛鴦龍樓無過敘述奉養之事乃云援
初詔以諷諭且不欲其成乎爲君然則必欲其歸帝位
於上皇退就青宮而後可耶

杜鵬行箋

子美初入蜀聞杜鵬見石犀石笋偶作詩耳豈必牽合
時事各有刺讒耶明皇遷居西內失意之狀亦力士傳

中云然耳官禁事秘子美流落天末何從連知之至尊
現在而遂比之已化之禽鳥無禮孰甚此等曲說皆子
美之罪人也

按上皇遷西內在是年七月子美去冬入蜀是春卽聞
杜鵑而作詩不得援後事以釋此詩也

寄韓諫議箋

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卽張曲江王恩禮未曾
歛洽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涉及蓋杜
於五月拜官李卽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
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卽指韓今移之鄴侯有何

確據杜旣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獨寓意於寄
韓一篇且何所忌諱而屢辭隱語并題中不見一姓氏
耶若云詩中語非鄴侯不足當則韓旣諫官而與杜善
安知非扈從收京曾叅密議者耶錢氏歸其說於程孟
陽亦知其不的也

收京箋

收京是何等喜慶事爲臣子者乃於詩中包藏刺譏乎
以霑灑爲悲痛則前詩所云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者又當作何解末章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忠愛
之誠溢於言表則知不頌而規之說謬矣

建都箋

詳味詩意似以建都爲非惜已在外不得諫諍耳箋乃云以分鎮爲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

房相公歸葬東都箋

詩中因用一德二字遂謂以伊尹之嬰戮况房琯之貶官穿鑿殊甚

諸將箋

主恩前後三持節定指嚴武鴻漸何有三持節之事乎軍令分明數舉杯亦非貶辭何必移之鴻漸耶

門求七祖禪箋

少陵於禪學原未研究南北頓漸宗旨何嘗有意軒輊而錢氏便以此二語爲左祖南宗之證穿鑿支離子美所不受也

遣憂箋

箋引張曲江似是而非曰亂離又甚則非祿山始叛言消息難真則非身在長安語氣此必代宗幸陝時作也

雜辨一

有言司馬遷未見左氏傳其敘春秋列國事乃採之世
本國語是大不然世本之書今不傳班固言其錄黃帝
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隋書經籍
志列於譜系篇其非紀事之書明矣國語止載諸名卿
大夫論議敘事甚畧今觀周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列
國世家事實悉本內傳非國語所有所採言論如伍子
胥諫許越成里克諫申生伐臯落氏之類兩傳各有其
辭率多舍外傳而錄內傳豈得言專據國語乎又有直
錄左氏傳文至四五百言無少差異者至所載君子曰

竝左氏之辭又如天王狩於河陽趙盾弑其君論及書法復非他書所有決矣年表言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則明言內傳而班固王通張守節司馬貞諸人竝言史遷采摭左氏考藝文志左氏傳自漢初已出於張蒼之家賈誼張敞蕭望之皆脩習而誼爲之訓故非自劉歆檢秘書議立博士然後始行於代豈以馬遷身爲太史紬金匱石室之書而獨此之未見耶

雜辨

容復言史記載宰我同田常作亂此因闕止亦字子我而誤使見左傳則無此失按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完世家竝載闕止事悉錄左傳本文左傳子我即闕止田完世家闕止作監止而云子我監止之宗人也小有異同要與宰我無涉至仲尼弟子傳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宗不知其言所自左傳子我乃簡公所寵田常忌而殺之非與田常作亂者田常實弑君假令宰我預其謀則常方擅國予安得受誅且當時未有夷族之法可以徵其虛妄此必他書謬說史遷不擇而

誤採之非以不見左傳而誤也

彭大彭早住辨

按實錄書奔濠者爲彭早住龍飛紀畧亦云趙君用彭祖住率餘黨奔濠州祖住卽早住也他書俱稱彭趙不

著其名惟虞山錢氏羣雄事略斷以奔濠者爲彭大非

早住

小明王事畧內一條云奔濠者當爲彭大濠陽事畧內二條云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

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又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

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潞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眙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

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幣稱承義王彭摺

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旣亡

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路其左右以解子典而虜磔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潤州扶王以往遣人賂彭

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二姓併稱之事在
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
歲者益彭大既白之後早住與君用同貽酒同據淮
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
元史乃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錢氏精於考
證惟此論則未必然以奔濠者爲彭大全出懸揣別無
明文可證據不過以實錄書早住以併吞而亡在至元
十四年而順帝紀書早住據淮稱王在十七年遂以吞
併而亡者爲彭大實錄從前所稱早住皆誤非篤論也
假令元史明書彭大奔濠及與君用吞併而亡其後又
書彭大之子早住則信如錢氏所云矣今惟起兵時一
書老彭據淮時一書早住中間六七年事蹟漫不一及

何以懸定其父子存沒之早晚老彭與芝蔴李同起兵
徐州破芝蔴李被殺安知老彭不與俱死而其子率餘
衆奔濠何以決奔濠者必非早住元史載率盜事甚多
疎畧實錄及諸書所載則皆有先後次第可考據實錄
則早住與君用在濠自相吞併而亡不應復有同據淮
稱王之事此不與元史合者也據他書則早住與君用
同奔濠稱王同屯泗州同據淮安早住死於淮龍鳳事蹟云芝蔴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專錢氏云早住不知所終亦誤君用後奔
山東殺毛貴復爲續繼祖所殺此與元史合者也誠據
元史以疑實錄但可駭吞併而亡一語爲失實不應反

疑前此奔濠稱王者爲非早住也假如錢氏言則老彭
旣爲君用所滅君用乃早住父仇勢不兩立而又與之
同陷盱泗同據淮稱王此豈近於人情耶以龍鳳事蹟
所書徵之則吞併之事或在淮安實錄誤書於在濠時
致啓後人疑端耳太抵兵興擾攘之時記載紛錯不能
無牴牾今作正史當擇其明白可據者從之不應舍實
錄之大書特書而專用三百年後一人之臆說也故書
奔濠事斷以實錄爲正

重刻致身錄辨

致身錄一書出於萬曆季年謂是史仲彬所撰敘從亾事甚悉然前此遜國諸書從無及仲彬姓名者官闕事蹟多乖舛不合而好異喜新之士輒輕信之有上其書於朝者錢學士牧齋據吳文定所撰墓表辨其必無者有十人乃知其爲僞書弘光時議褒贈遜國諸臣彬亦在列科臣李耿碧復摘其四証駁正之他著書家多斥其虛誕而亡兄力田所著國史考異松陵文獻中辨之尤晰此書久紕不行邇年常事有意崇獎節義史氏之齋求以仲彬祀鄉賢復刻此書行世余反覆觀之本書

純滿未經摘發者尚多而今刻所增損乃復公爲欺誕
不得不重爲之辨就本書言之未論從亾虛實卽其入
仕始末非謬者有四一曰出身之無徵也錄言仲彬於
讓皇嗣位之年以明經廷試明初有薦舉有歲貢考莫
徐二志此兩途中全無仲彬姓名若以革除故不載則
蕭潭徐世英曾堅具列科貢中何獨於仲彬而遺之又
稱試四書疑一道註云吏部尚書張茲監試考列卿表
洪武建文時尚書無張茲若以爲張統則是年十二月
茹瑄免尚書統以雲南布政使擢任不應十一月間先
監試也又云彬家藏儀禮十八篇御史劉有年上之於

朝薦彬明經劉有年上儀禮事見成祖實錄今乃移之
建文時而以爲彬家所藏耶至言高皇帝嘗命主政戶
部訪治道稱旨則益荒誕不足辨矣二曰官爵之不倫
也錄云廷試後授翰林院侍書秩正九品建文二年五
月改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考之諸書是年六月丙午
始置各王府官屬賓輔二員正三品仲彬安得於五月
先改官豈有尙奇績而自九品驟陞三品亦無以三品
下兼九品之事新註復添直文淵閣四字益復不經是
時徐王止十二歲甚幼未必設官屬註中所云徐王陵
墓則太祖馬后父也渺不相涉又云四年三月口授翰

林院侍讀學士侍讀學士正五品以三品改五品是降也非陞也且二年八月已改講讀學士爲文學博士方孝孺正爲其官仲彬何人遂與孝孺比肩且何獨其銜仍稱侍讀學士耶考雷禮列卿表王世貞翰林表建文中講讀學士止有高翼志方孝孺而董倫兼任之餘更無人作此錄者徒欲太仲彬之官以覲厚卹而不考官制尊卑任意遷改且不知館閣要職載籍犁然非如九品侍書漫無稽考也此錄屢刻仲彬官輒加尊觀牧齋考中有獨不知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之語則知牧齋所見之本官止侍書而賓輔而學士則後刻漸加大之

官由自除則亦何所不可乎三曰救命之失體也錄載
三年十一月皇少子生京官三年考滿者一百五十三
人仲彬預焉帝親撰制詞發中書科磨寫夫覃恩救命
皆出詞臣代言安有天子親撰之理制詞蕪陋不必言
尤舛錯者官爲三品之賓輔而階止六品之承德郎且
已身與父母同爲一敕明制惟武官則然文官雖八九
品無不分爲二敕者安有三品而止一敕之理作錄者
旣思欺世曷不略考朝章國故而在在納收闕乎四曰
宦績之全虛也仲彬旣爲禁近之臣在帝左右豈無建
白設施獨自表見者今徒勛襲他事傳會已事而事事

不實因司業張智祭闕里遂言彬祭衡山然祭告山川
不遣九品官也因西村集有尹昌隆傳遂言廷斥昌隆
爲奸黨然昌隆請讓位必在燕師渡淮危迫之秋元年
七月燕王舉兵未久聲勢尚微詎有此請而煩廷斥也
見嚴震直傳中有督餉山東之語則言彬爲之副而不
知震直建文中致事見於列卿紀初無督餉之事也魯
盛庸智勇稱莊得等死事之烈不知夾河之戰在北平
不在山東也因魏冕請誅徐增壽則言彬與同請然同
請者鄒璉也非彬也改官制有劉亨之疏今鈔撮其語
以爲彬疏之批荅均江浙賦出自明詔而以爲彬所建

白固守京城孝孺持議而以爲彬獨是之如小兒學語
如村夫說朝報影響剽竊曾不能於諸書之外別述一
事別敘一人焉有身立其朝目覩其事而荒略若此者
乎卽此四謬仲彬未嘗入仕斷斷無疑前人所排擊者
專在從亾不暇論此今以本錄及慕表行狀反覆叅較
則知仲彬實一稅長耳入仕尚虛何有於從亾讓皇出
亾尚在疑信之間而何有於仲彬之從亾此可不攻而
自破矣至於新刻之錄尤誕妄者有三一曰矯造制詞
也史氏輒稱仲彬爲忠獻公蓋欲影附弘光中贈諡也
繼知其實未贈諡則改而用讓皇之卹典僞撰一文冠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於錄首据云遜荒之二十六年，在蜀峨眉聞仲彬灰死，愴然揮淚，思所以易其名者，詞之蕪陋倍於前敕。方是時，帝已着袈裟遁山谷，匿影畏人，而猶儼然帝制，自爲發綸言以修易名之典，豈猶然厓山礪州一小朝廷行事耶？且也吳蜀數千里，誰爲報赴制書之來，誰爲齎捧據錄末史幾所述，父沒後師絕，無音耗，至九年師復來，悲先君之亾，金朱言先聞其死，先賜之諡，設有此文原錄，何以不載，則知此僞復是，斬新造作制而可矯孰不可矯。若夫竊宋人之詩詞爲帝詩詞，又其餘事矣。一曰擅改表狀也，明古行狀直敘平生文定，据以作表止一。

勤儉有爲之稅長耳無溢美無枝辭作僞者惡其害已也輒改成刻於表中添其他隱德奇節未易殫述十字以爲從亾地又於家世隱居力本句刪去隱居二字改處士爲贈公以爲入仕地人有持文定刻集詰之者則又僞造明古與文定札請削去隱德奇節語夫此一語豈足貽家門之禍而必求削去耶已刻之表尚可改未刻之札其可信耶行狀中軍興調發是建文時事而至洪熙初皆彬爲稅長之日今於治水諸使上添洪武之世四字欲與仕建文朝不相妨然行狀又敘洪熙後詔除戶絕田他稅長莫敢報府君獨曰天子德意吾輩豈

可懼禍殃民衆皆從之得減稅若干則故稅長事也復
刪去吾輩字及衆皆從之以掩其迹正如訟者情虛則
關通吏胥於文案緊要處拙添一二語以圖掩覆一經
發覺其罪滋彰作僞心勞益謂此耳一曰僞撰序文也
此錄初出託言焦太史所授序文謫陋收齋已斥其必
非焦作矣今刻乃載序文跋語三十餘首文人好奇節
義事更樂爲表揚史氏又善於干請固多應之者而僞
撰亦不少卽如周忠毅公一序文氣卑靡決非忠毅筆
至言觸奄歸來則公以天啟三年奉命按楚便道過家
丁外艱乃不之官金未落職也公之孫藏公遺集隻字

不遺益無此序蓋從亾事可以欺遠而不可以欺近吾
邑人人知其不實史氏倚公重名輒相假託而不知措
詞之謬也他如李本寧張天如等敘皆未必真其史晉
江敘稱從孫閩吳遼遠尊卑濶絕縱聯宗安得有此稱
耶朱白民跋稱採入書法中今書法中何嘗及仲彬一
字俞彥跋言史氏先已板行近浙西翻刻頗多點綴殆
子瞻所云野人得鹿轉入官庖者正譏其添改初本而
刻者不覺也事跡果真卽無序不害不真雖百序無益
而假託奚爲哉此四謬三妄或顯而易見或隱而難知
然以國史家集驗之如燭照鏡懸而世人略不加考徒

信一家緣飾之言雷同附和以譌傳譌遂至叅志乘厠
祀典誠恐流傳信史貽誤後世故踵前人之緒言續加
駁正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從亾客問

客問於潘子曰子辨致身錄有諸曰有之客曰節義美
事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子乃苦排從亾得無傷厚歟曰
僕雖不肖亦嘗有意發潛表微山岷海濊有一奇節懿
行亟思表章況近在梓里而不樂稱述歟祇以實無其
事未敢附和耳客曰錄中敘述媿媿夫豈盡虛曰虛也
言乎其地則黃溪非僊帝之所言乎其時則糧長無訪
主之口言乎事跡則鬼門神夢之荒忽無稽言乎官爵
則王良蔡邕牛景先等之外錯不合且行狀作於百年
之前錄出於百年之後曾孫不言而九世孫言之無是

理也曰行狀之不載以避禍也曰自永樂十四年下寬大之詔仁宗以後從無究理姦黨之事況孝憲之世乎縱不敘從亾事迹獨不可隱約其辭使忠孝大節略存梗槩乎縱沒其節義而存其出身官爵豈亦足以致禍而併削之乎近日仕於弘光隆武者子孫肯諱其官爵乎狀旣不言則仲彬固未嘗入仕未嘗入仕則從亾有無不待辨矣譬如以至寶示人人必辨其真僞惟有僞者故真者益足貴世未有明知其僞而故收之者也何獨於節義不問真僞耶曰然則仲彬止一糧長已乎若無從亾之事而何以被訐死獄也曰仲彬終身爲糧長

見於明古之清遠府君行狀史氏世爲糧長見於明古
之女桂府君行狀而明古之曾孫龍灣作其考南湖行
狀亦言寒家補弟子員自先大父始入仕自先君始其
先人不諱而後裔焉得諱之明初糧長營東里戶事權
不輕非有才略信行者不勝其任仲彬爲人大約剛果
任事不畏強禦者少而任俠長而恭儉出其才略治田
理稅綽有餘裕條陳利病除荒減稅有德於人故家富
而子孫繁盛然強直自逸人亦怨之故結仇興訟所云
誣府君不法事必非從亾也設爲從亾而云所告事無
纖毫實則是從亾事無纖毫實明古且自辨之矣何怪

他人哉前輩樸誠不似後人巧僞祖先之美有則稱之無則已焉設使仲彬有如此奇節而明古隱諱不言使作表者無由稱述且并其官不書是則仲彬之節不沒於匏庵而沒於明古仲彬之爵不削於太宗而削於明古明古尚得爲人哉爲此錄者欲以表仲彬之忠而不知陷明古於大不孝其亦弗思耳矣客曰然則建文帝出亡之事豈亦全虛歟設未嘗往還彬家而何以題匾留詩遺跡班班也曰讓皇行遜雖在疑信之間而揆情度理容或有之亡兄力田著國史考異言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遞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以谷庶人之言胡

漢之使僧溥洽之獄三者證之而以從地道出之說爲不可信所見最核愚以爲讓皇卽爲僧出亾而剃髮披衣之事非朝士所能猝辦播紳改裝周旋左右安能不露形迹必如今言所記溥洽爲之削髮而遣其徒扈行庶爲近之其行也必從問道黃溪正當驛路符傳旁午讓皇必不由之仲彬家非潭府甲第異言詭服之衆信宿猶難何能淹留兩月旣去滇黔自當一往不返寧有再至三至之理所云篆額人罕得見旣無壘識孰辨僞真新刻中所載二詩一詞則宋人過吳江題釣雪亭之作於彬家何與但以無名氏而移之於帝然莫志載在

姜夔林外之前焉可誣也至言仲彬三往滇南尤爲荒誕據行狀則課耕督稅無一日閑錄尾又有仇家十七訟之說是則治田對簿日不暇給安能遠行萬里動經年歲耶以今準古桑海道民徃徃喜談節義仲彬素有俠氣建文遺臣間一往來賓接不怠理或有之至於讓皇數至其家仲彬數徃省謁則斷斷必無也客曰收齋致身錄考信辨矣史氏有鳴冤錄復辨收齋所辨嘗見之乎曰亦曾寓目焉其辨第一條卽以所添隱德奇節一語爲解餘率類是大約遁辭抵飾無一條能就事剖析者其大指則詆收齋爲小人極口謾罵謂從而和之

者皆小人之徒欲以箝天下之口夫牧齋雖大節有虧然其學問之宏博考據之精詳亦豈易及安得以人廢言彼所詆投身魏闈牧齋固不受其阿馬阮事二姓則誠有之然致身錄考載在初學集刻於崇禎朝其時居然領袖清流未爲小人也集中表揚節義之文不一而足於仲彬何嫌而故加排擊耶且李給諫映碧亦嘗具疏摘錄中四誣沮其贈卹矣映碧未嘗阿馬阮事二姓固皦然無滓之君子也從牧齋者爲小人從映碧者將不得爲君子乎其言謗從亾者得禍意有所指然禍患之來正人不免仲彬固亦死於獄者豈亦謗從亾而致

然耶屈人以理不聞以罵鳴寃之錄未刻如刻則當一
一辨之然有以知其不刻何者錢理勝而史辭枝欲蓋
彌章也客曰子雖辨之力然鄉賢已行固有諸生公呈
邑紳亦有列名者諸臺莫不俞允子獨出此辨不慮違
衆乎曰近來公呈豈必出於公議但結納一二爲首者
餘代署名不必相聞也若余同年亦列名則余有書規
之已無及矣褒忠錄節自是諸臺盛心政事殷繁何暇
詳考但謂鄉評允協則從而行之不虞其共爲欺罔也
僕亦知言之無補但欲存此一綫清議於天壤間冀異
日有所考正焉耳知我罪我所不敢辭客乃謝曰向者

積疑今乃曠若發蒙信乎子之辨爲不得已也蕭擇淵
退